

宫剑：保命救命 只是初级境界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宗俊琳

“保命、救命是小儿神经外科最初级境界；规避严重残疾、保护生命质量是中级境界；而最高境界应是儿童认知功能的恢复和提高，给予患儿健全的人格、智力、体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外小儿病区主任宫剑教授心目中，这是小儿神经外科医生的“三重境界”。

初级境界 保命救命

“孩子死啦？！”

20多年前，宫剑还是一名博士生，正在实习轮转。那年的除夕，一位熟识的护士长焦急万分地将一岁多的孙子送到了急诊。原来，孩子在亲人搂抱过程中不慎摔落，一直哭闹不止。

宫剑跟着带教老师为孩子检查，CT显示没有出血，本以为再观察一晚应无大碍，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宫剑刚走进病房，就被告知孩子由于创伤性大面积脑梗，已经离世。

这么多年，宫剑一直忘不了那个婴儿可爱的模样，也忘不了自己得知孩子离开时的惊诧和无奈。从那时起，他明白了，小儿神经外科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探索，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

中级境界 保留患儿生命质量

“啊？！不是偏瘫了吗？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对于一名十来岁的功能区肿瘤患儿的手术，宫剑要求自己实施手术时一定要做好肿瘤切除程度的把握。因为切少

了，肿瘤残留易复发，患儿需面临再次手术，切多了又会造成功能区受损，导致偏瘫或失语等残疾状况。

术中，电生理监测、超声、导航……宫剑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想尽了一切办法保护功能区。然而，孩子苏醒后却

仍发觉一侧肢体失去了感知。父母痛心疾首，孩子也哭着央求床旁的宫剑再想想办法让自己站起来。

到底是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术后三天，所有术者仍在努力排查原因。

生活就是这样，总在不经意间有意外惊喜，只要你还在努力着。第四天的清晨，孩子已经在尝试着下地行走，大家都吃了一惊。“没想到恢复得那么快！”这说明了儿童神经系统功能的可塑性，孩子中枢神经元的恢复能力可以超出你的想象。

高级境界 恢复甚至提高儿童认知功能

“宫主任，您可能不相信！我们做完手术这一年，恢复挺好，而且发现孩子突然间对钢琴特别感兴趣……”一名十来岁的宁夏银川患儿，在术后发生



小患者为宫剑送来自己的书法作品

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对钢琴特别感兴趣。之后，这位父亲索性请了家庭教师教孩子弹钢琴。

三年之后的复诊，孩子的父亲又带来了好消息——孩子参加全国钢琴大赛，获得了金奖。

“患儿的肿瘤位于松果体区，做手术的位置涉及到四叠体，与听力密切相关。解除肿瘤压迫后，患儿的听力敏感度甚至超出常人！”多年来，像这样经过手术治疗的孩子，智商明显提高的病例比比皆是。

“小儿神外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恢复甚至提高儿童认知功能，不仅让他们回归社会，而且塑造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宫剑看来，神经外科是外科系统的皇冠，而小儿神经外科则是皇冠上那颗璀璨的宝石。



小心轻放的光阴 ②

艾丽的病情 只有她自己知道

▲北京回龙观医院 陈妍

编辑稿件时，我向陈妍要一张近照，作为专栏作者照片。她却发来一张独角兽的图片“用这张吧，我是一名法学出身的精神科医师，在神话传说中，獬豸（独角兽）是执法公正的化身。”

“您不希望突出个人形象吗？”

“不，‘陈妍’只是一个名字，‘精神科医师’才是故事的主角。”

1882年，德国精

神病学家 Kahlbaum 首先提出躁狂和抑郁是同一疾病的两个阶段，并命名为环性精神障碍。20世纪中叶，德国医学家 Leonhard 根据情感相位特征提出单、双相情感障碍的概念；1980年，双相情感障碍被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采用。

艾丽是某外企高薪雇员，未满35岁的她，工作稳定，房车俱全，婚后，丈夫对她也很好。艾丽的生活足以让许多同龄人羡慕不已，然而，在艾丽的心中却有一个连丈夫都不知道的“秘密”。原来，艾丽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艾丽告诉我，表面光鲜亮丽的工作，背后却是巨大的压力。虽然她曾非常努力地自我调整，但效果一直不好。事实上，她也曾尝试过找人诉说，但旁人的普遍反应却是：“你的人生够顺风顺水了，你还有什么可愁的呢？”甚至连她的妈妈也一直劝她，好工作哪能没有压力呀？忍一忍，就过去了。然而，艾丽的隐忍，最终换来的却是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

艾丽告诉我，近三年来，她一直在狂躁、抑郁、平稳、抑郁、狂躁的轮回中不断受着折磨，几度沉沦，数度迷茫。在内心中，她无法接受自己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事，害怕别人会用

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于是，她选择了独自承受，向亲人、友人、爱人隐瞒病情……说到这里，艾丽的眼圈红了。她紧握着双手，尝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泪水还是夺眶而出，打湿了她白皙无暇的面孔。

双相情感障碍以情感高涨或低落为主要表现，是精神系统疾病患者住院治疗的常见病症，属于重度精神病范畴。但据国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双相情感障碍终生患病率为4%，我国终生患病率更低。我告诉艾丽，许多患者病情逐渐加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疾病未能被及早发现，从而未能获得早期的诊断与治疗。

“医生，你的意思是，我的病会好？！”听到这里，艾丽的眼睛亮了起来。

“如果你能按时服药，定期复诊，你的病情会逐步好转的。”我平静地说。

艾丽破涕为笑。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两个小酒窝，很可爱。就这样，艾丽成了我的“铁杆”病患。

● “PCCM科规范化建设项目”
突出贡献专家

2000公里的寻访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宗俊琳



新疆，从南疆到北疆，足有2000多公里路程。对于旅行者来说，从莽莽昆仑到塞外江南，从沙漠荒滩到青山绿水，从茫茫戈壁到水天一色，一路皆是美不胜收。而对于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的杨晓红教授来说，近两年逐一寻访这2000多公里范围内各地、州、市的二、三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PCCM）科规范化建设”项目，着实不易。

2018年，王辰院士在全国号召开展“PCCM科规范化建设”项目，杨晓红积极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全疆有条件的医院，召开启动会，宣讲PCCM项目二、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呼吁大家积极参与。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通过评审能提高呼吸与危重症科整体医师的水平，以及规范科室的建设。”作为新疆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杨晓红非常认可王辰院士推进“PCCM科规范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更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她期盼着，由此提高新疆地区呼吸学界医师的整体水平，并规范呼吸与危重症科的整体规范化。

“没有通过认证，也没关系！哪怕是当成培育单位，通过认证和专家检查，找到自己的差距，进而再提高，这样也挺好！”继2018年3月召开第一次动员会、5月第二次动员会，约26家医院踊跃报名之后，杨晓红每次寻访到一家医院，都会掰开了、揉碎了，向院领导、相关部门充分宣讲PCCM的理念和裨益。

在她的推动下，2018年，新疆地区达15家医院顺利通过了PCCM的认证，评为合格单位。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被评为PCCM项目优秀单位。

其间，杨晓红经历了一次肾结石手术。大家没想到，她在休息不到一周时间、身体还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又奔赴了新疆伊犁州新华医院进行PCCM辅导。因为杨晓红答应他们，第一次认证没通过，一定全力指导帮助他们通过2019年4月的国家PCCM认证专家的审核。

就是带着这样的劲头，杨晓红带领她的团队半年内下沉到各地、州、市、县的基层医院，反复指导，携手共进。后来，有些起初畏难的医院也受到了感染，主动再次联系杨晓红，要求重新加入PCCM认定工作中来。

2019年，杨晓红给自己又定了一个崭新的认证目标——不低于50家。她说，我对PCCM认定工作，乃至呼吸病学科建设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和期望！